



我终于理解 陆游为何写了二十多首咏猫诗

□马珂

前些天中午回家，下电梯时有只夹杂在人群中的成年黄猫悄然跟着我蹿出电梯。我所在的楼层是两梯四户，以为是邻居家养的宠物，并没在意。未料待我打开家门，它却一溜烟跑进室内。我急忙赶它出去，然后关门。岂知两个多小时后我出门去扔垃圾，刚打开房门，之前被我驱赶出去的黄猫便瞅准时机一头钻了进来。待我再次驱赶时，它却蹲在廊道中仰头望着我“喵喵”叫唤，一副求我收留的表情。

时值严冬，室外气温寒冷，既然它不愿走我也不再驱赶，打算让它暂时有个避寒之处。猫见我无赶它出门的举动，便在房间里转悠起来，随后径直走进卫生间找水。我赶紧找了个铁碗盛上温开水。显然是太过饥渴，不一会儿就喝去小半，接着又到处觅食。我煮了几只水饺喂它，它只顾用鼻子反复去嗅，却不张口。打电话问了养宠物猫的好友，才知道家养的猫咪只吃猫粮。于是用手机拍下猫的照片，配上简短说明后发到小区业主群里，等候猫主人上门。

我随时查看着群里的消息，直到傍晚还未见有人回复。不忍看它挨饿，我驾车去宠物店为它购粮。买了罐头、猫条和几小包猫粮，又担心它随地大小便，还买了一大袋猫砂。

返家时，猫咪正趟在沙发上睡觉。我拍了拍它然后端来猫粮放在地上。它一骨碌坐了起来，跳下沙发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。进食中，它多次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，而且伴有急促的喘息。待它吃饱喝足又上沙发继续睡觉时，我再次咨询了好友。他猜想是猫咪患了肺炎而咳嗽

喘息，让我次日带去宠物医院看看。听了好友的话，我有些沮丧。原本打算暂时做做好心人，如今却自找麻烦。那一夜，猫咪是伴着咳嗽和喘息度过的。次日去了宠物医院，医生对猫咪进行了仔细检查，诊断结果除肺炎，还查出猫咪的腰部和腹部多处溃烂流脓。医生肯定地说“这是只患病被人遗弃的猫”，建议对它进行疫苗接种，避免不小心被抓到咬到后引发严重后果。我也不忍心将患病的猫咪丢弃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在医生的一番操作下花掉七百大洋，并带回一些药物耐心伺候。

一个多礼拜后，猫咪的身体日渐恢复，其间也无人认领。我打电话告诉了在学校高中部寄宿的女儿。女儿听后异常兴奋，恳求我将它收养下来。我又去宠物店买回猫粮、猫条、猫罐头、猫窝、猫盆以及驱虫喷剂、玩具和猫砂，在阳台上给它建造了一个温暖漂亮的“家”。猫咪也由此变得更加健康和温顺，不仅能在我们围炉阅读时静静地蹲在身边耐心陪伴。女儿对猫咪更加怜爱，除给它买回宠物毛毯和各种保洁用品，还给它起了个英文名字“lucky”，意为幸运、好运。只要女儿在家，她都会早早起床清理猫砂，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去做一名合格的铲屎官。

追根溯源，猫是人类的亲密伙伴。两者之间有着复杂和特殊的关系。史料记载，猫最早是在古埃及被人类驯化。自那时候起，猫便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喜爱的物种。

在我国，从帝王到名人，爱猫者无以计数。明代嘉靖皇帝朱厚熹，就爱猫如命，他在宫中喂养过一只名为“雪梅”的小猫。

而宋代的陆游、黄庭坚、罗大经等，都是猫迷，为猫写下诸多诗作。其中以陆游为最，一生写了二十余首咏猫诗。广为人知的要数《赠猫·其二》：“裹盐迎得小狸奴（宋代对猫的称呼），尽护山房万卷书。惭愧家贫策勋薄，寒无毡坐食无鱼。”



By Ityls@163.com

现当代文学大师中，钱钟书、老舍、丰子恺、季羡林等，都是不折不扣的爱猫人士。“不可居无猫”不仅是钱钟书的“名言”，文坛至今还流传着他家那只名为“花花儿”的小猫因屡遭邻居林徽因家的大黑猫欺负，气得他大骂林家的大黑猫为“混账”之事。

人类在与猫的相处中，猫捉老鼠为民除害；猫的温顺与友好陪伴能让人舒缓压力，提高幸福指数；猫喜欢玩耍，喜欢追逐和抓捕小物品的活泼习性，也让人类感到开心快乐。研究表明，与猫咪互动可以帮助人类减轻抑郁和孤独，改善心理健康。此外，猫还是财富的象征，招财猫的塑像，被诸多人士恭敬地摆放在案头或显眼的地方。人猫之缘，可谓难舍难分。

(作者单位:湖南经视)

老城沙河

□梁晓丽

沙河位于重庆市万州区西北，北依苕溪河，南邻长生河，上世纪80年代，曾是天城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2000年三峡大移民，搬迁、淹没后，就剩下而今所能见的老街道，老房子，老巷子。它们静默在城市的边沿，显得有些沧桑、破败，格格不入。

走在青石铺就的街上，沧桑难掩，风雨中破旧开裂，长满青苔的老屋，孤独地站着、望着，像在等待曾经的主人归来。

老屋是青砖瓦屋，屋顶有多处塌陷，晴时装阳光，天气不好时装雨，自生自灭于城郊几十年。但它也有它的骄傲——曾装着弥足珍贵的旧时光。旧时光里，有穿着时髦的姑娘小伙，喇叭裤、劳动布、铁饭碗，还有永远有一星火的蜂窝煤炉……

偶尔会有像我这样的人，带着丝丝缕缕，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，徘徊在屋前。触手可及的白墙灰砖，历经风霜，没了棱角，缺了灰口，深灰已褪色成浅灰，但上面还留下很多笔迹，钢笔字、毛笔字，或刚劲有力，或潦草难辨，一些心愿，一些气话，随时光一道沉在了老屋。不禁猜想那些写字的人去了哪？他们可知当初的游戏现在还可寻？于今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那份躁动不安的青春。如若归来，再去白墙上寻出这些字来，该有怎样的感触呢？

三两株一人难抱的黄葛树，守在路旁，满身嫩绿，远远望去像一束轻薄的绿纱，刚下过雨，格外清新。它们从哪来，迄今为止多少年，谁种的，都不得而知。它同路、老屋一同记着这条街的前尘旧事，喜怒哀乐，只等哪天风雨长谈。

走进一个小巷，踩在青石梯上，像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些繁华岁月的深处。那时，这条巷是上坪通往沙河的主要通道，每天上上下下的人络绎不绝，那时的人们该有怎样的纯真与快乐？

一步一步往上爬，一路上，想追寻那落在时光中的影子，然而除了破败的小窗，就是青苔爬上灰砖，不禁有些黯然。

在小巷深处，遇见一位身着黑白花衣的大妈，60岁左右。她见我一路拍的全是破旧的老屋，有些疑惑，“拍破屋干吗？”我搪塞道：“随便拍拍而已。”为打消她心中的疑惑，我又补充道：“好久没来看看了，想找一下过去的样子。”

还没等她回答，我又指着一旁的灰砖房问道：“这里是曾经的电影院吗？”大妈挺热情，她指着不远的沙河车站说：“那下面才是电影院曾经所在的位置，已经看不到一点原样了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到电影院，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们都爱电影，电影是一种情怀，一种精神寄托吧。曾经一度喜欢《少林寺》里的李连杰，《上海滩》里的许文强……影片中的情节，成了我们年少时争相讲述的故事。

大妈站在小巷入口处，宽大的花衣遮掩着她肥胖的身体，她眺望着沙河车站，陷入回忆：“那时这里上上下下的人很多，说话声、欢笑声，好不热闹，而今，哎……”她叹着气，转身一瘸一拐地走进一栋破旧的宿舍。

她为何叹气，别人都搬了，为何她还在……脑子里浮现出一系列问号，真想追上她问个究竟。

正在沉思，两位妇女也向小巷走来，面对我这个陌生的来客，眼中充满了疑惑。我有点窘迫，指着巷子深处看不见头的地方问：“这条巷可以通哪里？”两人争着说：“上坪。”我故作放松：“哦，谢谢啦！”她们继续往上爬，我在巷子深处久久地站着，像在等多年前的老友，她从我的故乡赶来，在上坪下了车，正匆匆赶往这条巷。

灰砖墙上，一扇破烂的淡蓝色窗格，像老屋浑浊的眼，成天看着小巷里稀稀拉拉的人来来去去。玻璃早已碎得无影，不知是谁给补的胶纸，脏兮兮地挂在木制窗格上，曾为谁遮风挡雨？几株茂盛的草从屋顶滑下来，像一束绿色的发挂在右上方，令老屋多了些生机。

我转身拾级而下，走出小巷，青年街便呈现在眼前，一条独路，有零超、面馆、茶馆、废品店、裁缝店……店前坐着一些老头老娘，他们拥有老城里最悠闲的慢时光，跷着二郎腿，拉着家长里短，高兴时笑一下，疑惑时紧皱眉头，这条街，他们闭着眼都能从东走到西。

走着走着，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呈现在眼前。我用手轻轻推，竟纹丝不动，两脚踏地，使劲推，咣当一声，门被打开，像一位被惊吓的老者，在几十年外的时空隧道

里，大声喊疼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荒草坝坝，生了锈的篮球架格外引人注目，一侧是三四栋只有七八楼高的宿舍。宿舍是当年带生活阳台的灰砖小楼，绿色木门、木窗，经过多年时光的碾磨已经褪色，破烂不堪。阳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盆，盆子里面长着绿色的植物，那些珍奇花卉，大朵大朵地开，给这个破旧的小院，增添不少生机。主人多数都是租户，租客都是进城的农民工，工资不高，只好选择郊区这些无人问津、租金便宜的老房子。

走出小院，来到长生河南桥上，定居沙河多年的姐，为我还原了老沙河的模樣。

“河的对面是菜市场，公安局就在市场附近。”她指着长生河说，像陷入了回忆，有些动容。当年，她的几个姨都在老沙河，她时常进城玩，儿时的我们很羡慕她。

“哦。”我望着她指的方向应道。“菜市场背后就是天子路。”她继续说道。

我想起了，曾经和几个朋友去看望一个老友，那位老友把我们带进他天子路边的屋子，说：“以后成家了，他就住那儿。”当时，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将我们带去看他的新房，后来才知晓，他一直喜欢我们中的一个。

“那边是老沙河大桥。”姐指着天仙湖靠君宅路方向说道。顺着她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了，天仙湖的水位退后，露出黄土堤岸来，岸下依稀还有桥身的样子，只是长满了青草。

就在那座桥上，我站着等待载着奶奶遗体的车去火葬场。那天，从天刚蒙蒙亮，一直到上午9点，我就那样在桥上站着、等着。那是冬天，桥上的风很狂，当车子到时，我发现我的双耳都嗡嗡作响，听不清任何说话声。在沙河大桥上，我坐在车上陪奶奶的遗体走了最后一程。

不知不觉间，在沙河老城走了近两个时辰，路边不知名的野花开得正艳，从泥间小路走近，发现是香菜开的花，不禁嘴角上扬，真是杨家街口的农民！

乘着老城换新颜的风，不久的将来，沙河，一定会更美好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）